

《在云端歌唱》之片段

李万华

长耳鸮

我想象有一种鸟,它总像夜晚一样来到。它披着黑色大氅,翅膀平展,不扇动,它从不在于一个地方长久停留,它柔软地飞,旋转,直到给所有事物:绿绒篙、墙、灯盏、流水和松涛,染上丝绸一样的幽暗。它甚至用细密润泽的羽翼,遮挡这些事物的口鼻,使之眼睛大睁,而声息全无。它让老人幻灭,让青年暗哑,让幼童惊惧。但它从不带他们走,它只带走他们的睡眠和夜晚。

如果唱歌是抒情,我宁愿相信它不是。它的歌声是带着病痛的呻吟,而这病痛,不剧烈,也没有和缓的时刻。一支弓搭在弦上,吱呀着,幕布还不能拉上。在幼年,我经常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听见它这样低沉的呻吟,像一个贴着悬崖的黑影子,飘拂着长袖,反复来去。

说白一点,长耳鸮的啼叫仿佛庞大魔兽发出鼻音极重的“哼——哼——哼”声,猫头鹰的叫声则多些俏皮:“咕咕——喵,咕咕——喵”。

听一只鸟鸣叫,然后想象它的样子,不切实,也容易让人糊涂。但这种方式具备弹性,鸟在想象里,有无限飞翔的可能。只是,在以后,想象力逐渐被事物的原本模样破坏,一只鸟不得不露出原型。现实中的鸟,它是那样娇小,羽毛素朴,眼神无辜,它在人们的白昼中茫然,然后在人们的夜晚,悄然升起。它叫长耳鸮。

我唯一一次见到一种长耳鸮,在一个小镇汽车站门口。我去坐车,一位穿着深蓝色棉袄,敞开衣襟的男人朝我走过来,靠近我时,拉开衣襟,小声询问:买不买,一只十五元。我看清它怀中正揣着一只浅灰色小鸟,光盘一样的黄绿色眼睛,褐色瞳仁,圆脑袋,耳际两撮羽毛竖起。我早先曾经查过长耳鸮的图片,一眼认出。我问那男人,鸟从何处来。他一脸得意,说在松林,用弹弓打下。又补充说,在白天,这鸟什么都看不见。我伸手抚摸长耳鸮的羽毛,光洁柔顺,身体有些微颤抖。忙着去坐车,在车上,我才想起,我可以将它买下,给它治好伤,然后放它去松林。又下车,去寻找那男人,不曾找

到。再去坐车时,心情陡然灰暗。

在青海高原,长耳鸮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杏(héng)虎。这个名字与它的啼叫声相配。

云雀

在我初次知道有种小鸟叫云雀的时候,我从书本中抬起头,开始北望,我想着也许只有北方寒凉辽阔的原野才有那种鸟儿在歌唱。那些原野上,荞麦田刚刚醒来,荨麻和苦艾正在散发芬芳,马车在大路上轧轧响过,高大橡树林在晨光中闪烁红光,泉水正在绿草地上婉转。而云雀,这种像弹丸一样射向天空,又骤然掉到地面的鸟雀,在它们上空,在云端,歌声嘹亮。我以为只有高天流云常驻的地方,云雀才会显现。

后来,在我小而又小的家乡,我无数次看见云雀从青稞田飞起来,像一粒被弹上去的褐色念珠时,我才明白,人的想象力有时会成为一束光芒,容易给被想象的事物涂上明亮色彩,使之炫目,但有时候,想象力简单乏味到不如事物本身。

我的家乡,天穹始终高蓝,云朵如同白芍药的花瓣翻卷,青色岩石的山脉长久连绵,沼泽,森林,田野长满燕麦和青稞。那里的气温总是很低,便是八月,夏季风也要吹来寒凉,秋天,白桦和青杨镀上金粉,而冬天,冰封雪飘。春天,或者夏天,云雀都在青稞田的上空鸣啾。那总是欢快又愉悦的歌唱,是跳荡的,从一个角度迅速转换到另一个角度的,琴弦上的弹拨,或者顿音。那时候,我们站在盛开蓝色龙胆和粉红报春花的花田里,顺着声音寻找云雀。它在那么高的天空,身体总被耀眼阳光遮蔽,只有声音可以告知它的位置。云雀从来不会在停止飞翔的时候歌唱。

鸟儿有没有正常的死亡,像人们的寿终正寝那样。我几乎没见过有哪只鸟儿老去,患上疾病,躺在巢穴里,或者路边草丛,等死神降临。

熟悉云雀的人说,云雀连续几分钟不停歇的唱歌,当云雀唱不动的时候,就飞进青稞地,吐血,而后死去,啼血的杜鹃那样。

雉鸡

大雪长久覆盖,高山上的雉鸡就跑到平原来觅食。雄雉鸡衣衫绚丽,带着耳羽簇,抹鲜红眼影,能与电影《紫色》里女主角西莉被夏格打扮一新,揭帘子而出时的惊艳媲美。雌雉鸡沉默又温顺,穿着素朴。雌性的鸟儿总是华美,雌性的鸟儿,却都是篱边捡柴的模样。看雄鸟展翅鸣叫,美丽的意图一目了然。爱默生说人是一道霹雳,一切自然的力量都会从他身上喷涌而出,若用这话来解释雉鸡,也合适。只是雉鸡的美貌瞬息即逝,鸟儿老了还是年轻的容颜。

我曾看见有人将一些蓝中带绿,绿中带黄,黄中带红,红中带紫的雉鸡长尾羽插在玻璃瓶里,做清供。又将雄雉鸡制成标本,架在墙壁上,来欣赏。一束光跃动在海面上,美丽的,是海面,还是光。如果美丽的光果真源自观者,如同华兹华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自己做清供。

雉鸡在灌丛中穿行,受了惊,嘎一声叫起来,连飞带跳,扑棱棱从灌丛这边窜到另一边去,那样子,仿佛德彪西的那支爵士钢琴小品。

我在灌丛中穿行,遇见雉鸡窝。雉鸡筑巢太潦草,似草书又带写意:地面刨出碗大一浅坑,垫些羽毛杂草,卧在上面,用肚腹压瓷实。窝里只有两枚蛋,比鸡蛋还要小,灰白色蛋皮上洒几粒黑斑点,像极了姑娘脸上的雀斑。蛋在手掌心,盈盈一握。我留一枚,拣一枚。带回准备让鸡孵出来。

我做贼一样将雉鸡蛋塞到母鸡肚子下,悄没声地等。我做事情基本属于闷葫芦型,不出声,也不对外人讲。事情成功固然可喜,失败了也没人知。什么事,只要自己清楚就行。这算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等二十多天,小鸡一只只破壳而出,叽叽着,摇摆着,开始跟母鸡觅食。那枚小号的雉鸡蛋纹丝不动。

家鸡能不能孵出雉鸡来,我一直没研究清楚,主要是实验次数太少。倘若成功了,想来也没有多大意义。但如果这件事情我没做,来这里敲字就不可能这样胡扯。这样一说,

似乎一件事情的意义也不在成败,倒在做事情的过程与趣味。

金雕

阴天很少见金雕出现,也许是因为黯淡光线会影响它的视力。不过这也就是我的一种揣测,或许与真实原因有巨大差别。我不分四季,几乎带些勤勉态度读书,试图对知识有更多掌握。然而在书本之外,我发觉自己对事物知之甚少。书与生活呈平行状态,没有交汇点,没有碰撞出的火花灵光。这多少让人气馁。

天气晴好时候,金雕从深山的青色岩石上飞起,展着褐栗色的翅膀,开始在天空盘旋。金雕从不会像一个粗汉子那样,莽撞着飞过来,也不会啼叫。你起初看见的,那悬崖顶上,或者天边的小黑点,过一段时间,它还在那里,仿佛已被粘附。但是如果你忽视,它或许就在几分钟内,已经在你的上空。

金雕频繁出现的时间一般为春季,此时小鸡刚刚孵出。山中人家,鸡一般不圈养。母鸡带着一群雏鸡,叽叽咕咕,离开栅栏到外面觅食。那时野草才冒出浅叶,山柳和青杨吊起穗状花序,河水清冽,岸边蒲公英开出明黄花朵,风挟裹泥土气息,阳光明媚。母鸡从石缝中捉出虫子,放到空旷处,咕咕咕大声招呼孩子过来食用,有时也教小鸡捉虫。它们嬉戏学习,忘记头顶潜藏的危险,有些小鸡就此丧命。也有母鸡时时警惕,看到天空有金雕出现,惊呼着带领雏鸡找到遮挡物躲藏起来。

金雕叨小鸡,叨原野上的鼠兔,叨羔羊。它从高空俯冲下来的姿势过于凌厉,那时我做梦,金雕总是从头顶向我压下来,它的翅膀伸展处,是那么大片的黑暗,仿佛一座城堡被摧毁。

很多时候,我听《广陵散》,听不出金戈相向的杀伐,只是没有边际的黑暗,仿佛我在黑暗的高台,四野风过,又仿佛黑暗在深谷,不断沉陷。有时被黑暗逼迫过急,就想从黑暗的高台纵身一跃,然后下落。这种感觉曾在那些见到金雕猛扑下来的梦中出现,已经熟悉。

一位山中猎人讲,金雕孵蛋,总是孵一只,出一只,从不知道一窝孵出几只来。猎人还讲他的经历,说,有一次,大鸟出去捕食,猎人拿枪射小金雕,谁知小金雕总是左右摇晃脑袋躲过子弹,使得猎人意兴阑珊。后来,大金雕乘猎人不注意,将它的猎枪抓去,架在窝旁的大石头上。

大雁

十月,这个风声渐起的时节,如此快捷的到来。先前棉絮花瓣似的云,尽管还在天空蹒跚,却已苍老,它的衣衫破旧,丝丝缕缕。河谷青杨,山坡上的白桦,还有红桦和黑桦,它们摇身一变,树冠拥上金黄。落叶松唰唰丢下松针。风从高处大步跨下,使得山脊上的草棵,向着地面贴近。河谷的水,开始追着秋风奔跑。风是另一种流动的水。风不仅在水的脊背上,也在其他一切物体的背上。

人们正在山下收割青稞。未割的青稞穗子垂下,同时垂下匝地的金黄。他们身后,成排的青稞捆子站在地里,茬地上是红茎的荆芥和薄荷,也有棘豆,它淡紫的花朵已经萎败,成串的黑色豆荚开始饱满。偶尔有田鼠新筑的巢穴,它们如此笨拙,将松软的黑土堆积到地面,仿佛告示。荆芥和薄荷有着辛辣芳香,我弯腰采摘它们,并在抬头的瞬间,看见大雁跟着风向南飞。

天空似乎是一面流淌的静谧河水,水光闪烁清冷,大雁就是那淡荡下的一缕水草,顺着波纹漂浮起伏。我这样想着,又觉得不像。如果天空是未来,大雁是否是我可以用来栖息的一些枝杈。还不对。这样,我握着一束荆芥,站在田地中央,歪着头,听大雁鸣叫。它们只是天空中的一点点淡黄,一阵雨,便会消去痕迹。后来,我觉察到大雁无法比拟,因为我我觉得我就是它们。

大雁停驻的地方,会有怎样的屋顶,阳光怎样照耀。那里的树木,枝叶怎样朝天空伸出,那里的虫豸,怎样在夜晚躲进睡眠。那里有怎样的时光浮沉,又有怎样的记忆沉淀。大雁或许正在回返,然而我不曾懂得意思,我只见得秋光散漫,却又无际。如此,我不得不将远方的想象捎在大雁身上,在一个,又一个深秋,目送它们南去。

只是远方始终模糊,因为大雁从不在高原停留。我因此怅惘,大雁并不是这人间的鸟。

灯

水木耳

母亲节的时候,我远在天津出差,而母亲,从西宁去黄南替我照顾孩子。

母亲,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在不停地被我麻烦着的人。

妈,我房款不够了怎么办?

妈,我要出差了,孩子没人管。

妈,你帮我找找我的B超单吧,不知道放哪里了。

妈,今天要买什么菜?

……

每一声妈的后面,都跟着一连串需要不停地去麻烦她老人家的事情。

母亲慢慢地老了。

头发白了。

眼睛花了。

走路也蹒跚了。

母亲有时候也会虚弱和娇气,但依然被我们这几个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不停地麻烦着……

麻烦了母亲那么多年,可对于母亲,我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激的话,仿佛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在我们的眼里,母亲就该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那一类人。

在这些年有过的记忆里,母亲始终如一盏沉默的灯,总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在我和孩子需要的时候悄悄地伸出她布满青筋的大手搀扶起我们。

母亲乐观而坚强的心性总能够影响到我。

于是,我和孩子跌跌撞撞地走,歪歪扭扭地走,磨磨蹭蹭地走,一路走到了今天。

走到了今天,40多年的生活因为有了母亲的存在,便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在路上遭遇过的那些风雨和波折也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母亲仿佛一盏悬在房间里、随时都会亮的灯,等待着孩子们平安归来,等待着为我们做上一顿可口的晚饭。她总能让我们的疲惫和黯淡的心房因为温暖而充满了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向前走的力量。

给了我们那么多,母亲,却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抛到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她的温暖和光芒也总会被我们不经意地忽略和忘记。

母亲却毫不在意。做一盏孩子们生命里的长明灯是多么地不容易啊,那些风雨和波折,那些年,所经受的辛劳和委屈……

可是母亲居然已经沉默着做了这么多年!

二妞的六月

秦娥

我脾气属于死倔那种。

这应该和那个六月有关。

六月,天不亮,二妞就跟家人去割麦,还不时遭喝斥:“你咋恁笨!”二妞受伤1000点,不知怎么去表白。

“快起!”睡眼惺忪的二妞被揪起来。

她割的麦没别人多,可手磨出了泡,胳膊被麦芒划得伤痕累累。这会儿,一股倔劲上来,拗着不肯出门。母亲转身抓一把盐,摁着二妞头捂进她嘴里。

二妞边哭边吐,心底生出一

股怨恨。

爷爷急了:“给她锁屋,咱走!”

锁上门,真就走了。

现在想,也不是大人狠。

父亲远在他乡,麦收急。

可二妞不懂。

她哭啊哭,可没人知道了。

那年,堂屋挂一幅画。一男站在松树下,军大衣,五星帽,腮边一颗痣。二妞哭累了,泪眼朦胧瞅一圈:除了这画,啥也没有。

她想躲开画上的目光,躲不开。

韩文德

老街拐弯处的
那棵柳树下
我曾伫立。缄默。避雨
有过情仇和角逐
午夜时分醉酒的光棍
边唱边舞
记忆深处
秋雨淅沥
压低帽沿的男子

临墙走过
一声口哨映红三方天际
五种叹息远送落日回家
拐弯向北:三楼门口
微笑。致意。挥手的
影子始终
灼痛骨髓深处的骨髓
令我毫无缘由地
泪如涌泉

